

首都各界沉痛悼念多吉才旺先生



买通社菌版电，2011年10月31日上午，我版著名灌水家、毛派理论家，伤痕文学研究专家、文化史学家、诗人，著名画家，第一届全版政协委员、第五届毛轮中央委员，《红旗》杂志社总编辑、南方下室出版社离休干部多吉才旺（笔名夜漏）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买卖提革命公墓举行。

31日上午，买卖提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低缓播放着多吉老生前最为喜欢的音乐。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多吉才旺先生”，横幅下方是多吉才旺遗像，遗像两侧摆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生前好友赠送的花圈。多吉才旺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多吉才旺先生于2011年10月15日6时45分因病医治无效在波士顿逝世，享年95岁。

多吉才旺先生逝世后，邢关月、谭必墨、梅桂河、习倪可、等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菌版毛轮中央代理主席高峰险，毛轮宣传出版局局长吕平国、副局长何藻哥、喀雅可儿、霍玛，第七届全版政协主席傅瑞云等同志，多吉才旺先生的生前好友与中外各界人士前往送别。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达悼念和哀思。

多吉才旺先生一生成就卓越。他襟怀坦荡、淡泊名利，对事业执着追求、对工作精益求精，为中国毛派文化走向世界，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了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多吉才旺先生的逝世，是中国毛派事业的巨大损失，是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巨大损失。多吉才旺先生千古！

深情缅怀多吉才旺（夜漏）先生

我们单位虽不大，也就千来号人，而且大部分是兼职的，但是戴龙卧虎，夜漏就是其中的一位，当然夜漏只是他的外号，真名不祥。又因为他是公认的才子，也有人叫他“汪才”。不过我觉得“汪才”不好听，容易让人产生不好的联想，应该改改，比如叫“才旺多吉”，这样就好多了，还很有神秘感。

据说夜漏是个生物学的博后，成天与小白鼠和试管为伍，可是我怎么看怎么不像。一则他旁门左道懂得实在太多，二则他充满了乐观和诙谐，你知道，这两点在北美生物男身上都是罕见的，因此我不大相信大家的传言。不过话说回来，他又特别喜欢和女同事打打闹闹调情说笑，这点又非常具有生物男的特征。所以他到底学什么的，实在是个谜。

和夜漏的交流是因为《诗经》。有一次我声称周时很多贵族妇女也是下地干活的，而夜漏引用马克思的阶级论来反驳，我不熟马克思，只好引用《诗经》中的典故来夺理，而之所以引用《诗经》，显然是认为北美琐男中懂《诗经》的凤毛麟角了。不曾想我引用出处错了，而夜漏居然马上就指了出来，于是我知道他并没有放狗，显然是懂行的，从此跟他说话小心翼翼，怕什么地方又说错了。其实我的担心多余，大概因为看我是个女发现他对所有女同事都热情鼓励，反倒显得我自己不够大方了。

一天晚上都很晚了，夜漏突然来敲门，给我看他刚刚为我画的漫画头像，说送给我，还说他事先征求了其他同事的建议，他们都提了不少宝贵意见

。虽说是漫画，可是我觉得画上的小人儿比我本人好看多了，于是很欣喜地收下了他送我的礼物，并且把它摆在了办公桌上显眼的地方。然而高兴才没过两天，夜漏就当众旗帜鲜明地狠狠批评了我沉迷于小资产阶级的玩物丧志，忽视了受压迫受剥削的穷苦大众的福利，又使我羞愧难当。

夜漏就是这么一个人，不准什么时候就用自己的才气带给你十分的惊喜，然而也从不吝当众送你RI、LU这些字眼让你哭笑不得。古往今来，大抵才子都不拘小节、大大咧咧，所以也没什么好奇怪。他的一面是随意的、庸俗的、低级趣味的，而另一面又是认真的、高尚的、雅俗共赏的，夜漏就是这么一个有趣的矛盾组合体，他的内心蕴藏着火一般的战斗激情，充满着对公平与正义的无限渴望。

在他逝世前，夜漏总忙碌着办报纸出杂志。这种事很麻烦，要约稿审稿，要编排出样，要校检修正，还要做文字和美工，一般来说没有三五个人对付不下来，而夜漏全靠自己单干，实在令人惊叹。我们都以为苦，而他乐在其中，我想，除非为了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了宣传自己的理想，是没有其它的东西来支撑他这种孤独的前行的，在北美这个各为生计而庸庸碌碌的地方，这样的隐君子实在是太少见。

“泛泛杨舟，载沉载浮，既见君子，我心则休”，夜漏先生，幸会！幸会！



在革命公墓外悼念的群众（云云摄）



文学女青年在悼念簿上签字（云云摄）

（文 傅瑞云 第七届全版政协主席）